商海弄潮

一朵太平花 半部中国史

王克明(四川)

太平花,别名丰瑞花、太平瑞圣(盛)花,是宋代和清代的宫廷名花。史料记载,太平花是从都江堰青城山上贡进京的。2017 年,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前,举行了庄重的“故宫博物院与都江堰市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暨故宫太平花赠植都江堰市仪式”。一株带着青城血脉、连着故宫文化基因的太平花终于回到老家都江堰。

太平花的青城血脉

太平花的出现,最早见于北宋时期的《益部方物略记》,这是一部记述“益州”方物的书。北宋的益州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益部方物略记》是由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宋祁所作。宋祁在北宋时历任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知制诰(起草诏书)。曾与欧阳修等合编《新唐书》,该书大部份章节为宋祁所作。而《益部方物略记》是宋祁任益州知府时所作。

书中对“太平花”有以下文字:“瑞圣花,出青城山中,干不条,高者乃寻丈,花率秋开(应为春夏间开),四出,与桃花类,然数十跗共为一花,繁密若缀,先后相继而开,凡阅月未萎也。蜀人号丰瑞花,故程相国琳为益之年,绘图以闻,更号(太平)瑞盛花。然有数种,差小者号宝仙,浅红者为醉太平,白者为玉真。成都人竟移莳园中,以为尤玩。”赞曰:“众跗聚英,烂若一房;有守绘图,厥名乃彰;繁而不艳,是异众芳。”

这几句话还没有将太平花说清楚。宋代还有以下史料与太平花相关。王象之在地理专著《舆地纪胜》中记载,北宋初年,“程蕴之知成都府日,绘(太平花)图以奏。”

南宋陆游有《太平花》诗:“扶床踉蹌出京华,头白车书未一家。宵旰至今劳圣主,泪痕空对太平花。”他在《剑南诗注》中写道:“天圣中(1023-1032 年)献至京师,仁宗赐名‘太平瑞圣花’。人称‘太平瑞盛花’。陆游生逢北宋灭亡之际,曾两度担任蜀州通判。南宋时的蜀州曾下辖晋原、江源、永康、新津、青城 5 县。其辖区包含今天都江堰市的河西地区。

结合宋代的三个史料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太平瑞圣花,原产于青城山中,当地人称之为“丰瑞花”;北宋丞相程琳在任成都知府时将太平花上贡朝廷;宋仁宗皇帝赐名为“太平瑞圣花”;成都人很喜欢太平花,竞相在庭院中栽种,以便赏玩。

由此可见,北宋汴京(今开封)宫廷中太平花的青城血脉是很清楚的。

历经劫难为太平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金兵统帅海陵王率兵攻进北宋都城汴京,将宫中珍宝、文物抢劫至金中都(今北京城西),自此北宋灭亡。太平花亦在这次劫难中被移植到金中都。

大约 150 年后的公元 1271 年,金国被元军灭亡后,金中都皇城里的太平花被毁弃,但在京城郊区的太平瑞盛花却躲过了劫难,年年花开满枝。太平瑞盛花被移植到皇城御花园中。

千百年来,有多位诗人吟诗作词赞美太平花。宋代,除了前面说到的宋祁在“太平花”中有诗赞和陆游有《太平花》诗外,南宋时曾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的范成大也有诗赞美《太平瑞圣花》:雪外扪参岭,烟中濯锦洲。密攒文杏蕊,高结彩云球。百世嘉名重,三登瑞气浮。挽春同住夏,看到火西流。

南宋杨巽斋有《太平花》诗:“紫芝奇树谩前闻,未若斯花叶气薰。种向春台岂无象,望中秀色似卿云。”

明代四川状元、新都人杨慎有《登青城赠黄梓谷》诗:“浩浩洪流带白沙,盘盘丹磴绕青霞。渔郎源水疑无路,羽士壶山别有家。玉女房头交让木(楠木),宝仙洞口太平花。采真他日重期子,烟驾云装两鹤车。”

这里的“玉女房”是都江堰的地名,《华阳国志》就载有:“李冰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玉女房头交让木”指都江堰江边的金丝楠木;宝仙洞是指青城山,常道观有“第五大洞宝仙九室之天”匾额。

在清代,道光皇帝于 1821 年登基后,为避其父嘉庆“仁宗睿皇帝”之讳,为御花园中的太平瑞盛花重新赐名为“太平花”,这是该花第二次被皇帝赐名。

1860 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三山五园,圆明园中的太平花全部遭受劫难,只有畅春园中有两棵幸存。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平花再遭浩劫。可第二年春天,有一棵又冒出了新芽。

在清代,皇城的社稷坛、紫禁城的御花园都种有太平花,花开千百苞,并萃成一簇,色白如雪,幽香淡雅,是皇宫中的珍贵名卉。太平花受到慈禧太后的特别钟爱,常以此花作为礼品赏赐王公大臣,不少王公子弟都以种植太平花为荣,以至太平花的传奇越传越远,越传越奇。

在民国时期太平花仍然受到人们喜爱。故宫博物院学者傅振伦在《七十年所见所闻》一书中说,1925 年 10 月 10 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每年太平花开时节,故宫博物院都要举行游园会。

寻找太平瑞盛花

太平花迁徙流转,在遥远的北国顽强地生存下来,演绎着宫廷传奇。可是,在原产地青城山却难觅踪迹。

抗战时,于右任先生曾数次到青城山,并慕名寻访太平花,但每次都抱憾而归。他在《青城纪事诗》中不无惋惜地写道:

“楠叶舒红春复夏,神灯照夜雨兼晴。名山名卉知名久,不见花开醉太平。”

他还特别在诗后注明:“醉太平为山上名花,余三至未见。”惆怅之情溢于言表。

都江堰市地方文化学者、1991 年版《灌县志》编委李启明自述,他在年轻时读范成大、陆游等人的诗歌了解到太平瑞盛花的历史故事。但若干年来,青城山已不见此花踪影。后来,在读徐珂的《清稗类钞》时,又了解到此花尚存于北京故宫。为此,李启明曾三上北京到故宫寻访此花,1980 年代末,李启明第三次到故宫,再次见到此花。其时,年近八旬的李启明在绛雪轩前伫立良久,思绪万千:“欲移植回里,殆非余力能办,望望离去。”他连赋诗词 4 首,反复咏叹,感慨至深。

2011 年,笔者根据以上发现,撰写了一篇文章《故宫太平花 来自青城山》在《都江堰报》刊发后,又被收入都江堰市《政协文史资料》。文章引起读者广泛关注,2013 年和 2016 年,都江堰市政府先后两次派出专家学者,北上寻找太平花的踪影。

故宫太平花重返青城家

经过都江堰市官方和民间与故宫博物院交流与沟通,双方达成从故宫引种太平花,传承历史文化的共识。

2017 年 5 月 23 日,故宫博物院举行“故宫博物院与都江堰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暨故宫太平花赠植都江堰市活动”,在著名剧作家苏叔阳和著名文化学者蒙曼等见证下,故宫博物院时任院长单霁翔将千年前来自青城山中的太平花送到都江堰时任市长何维楷手中。

带着青城血脉和故宫文化基因的太平花踏上回归之路。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人民网、中国日报网、凤凰网等多家媒体跟踪报道或转载了这一文化盛事。蒙曼在接受采访时说,太平花的迁徙过程,就是中国变革史的缩影,它以一朵花的形态和芬芳,与中国的千年史遥相呼应。一朵太平花,半部中国史。5 月 27 日,都江堰市举行盛大的太平花迎归仪式,谭继和、祁和晖、杨牧、袁庭栋等十名知名历史文化专家现场见证。在专业园艺师的精心呵护下,太平花开枝散叶,年年花香满园,迎来一批批关心关注它的游客。

用心栽花 香满园

太平花回归都江堰后,本土作者马瑛、邓坤蓉作词,四川音乐学院黄天信作曲,由陶辚竹演唱的《太平花香醉千年》在都江堰唱响,云朝清的穿越小说《太平花》、黎明泰的历史小说《太平花》先后发表,让太平花的文化基因广泛传播。

2021 年 3 月 27 日,一株带着青城血脉连着故宫文化基因的太平花,在众多志愿者的呵护下回到了老家青城山,如今在建福宫里的太平花已经花开枝头。经分株繁殖的太平花在青城山上清宫、亚高山植物园、奎光塔公园、太平社区和一部分爱花人花园中、阳台上绽放。

又是一个花开季,在都江堰市档案馆张馆长和全体同仁的关怀下,太平花走进档案馆花园中,还在读书日期间开展了相关文化沙龙讲解太平花的前世今生,并呼吁将太平花聘为都江堰市市花。

这株带着青城血脉和故宫文化基因,生命力极强的鲜花还将走进都江堰的每一个花园、绿地,小区、住宅,在都江堰这块热土上花开满园香飘万里。

蝉鸣盛夏 重新出发

虞东宸(浙江)

摇晃着的阳光,总是让人琢磨不透,一片白茫茫的光芒炙烤三月播种四月开花的禾苗。窗外聒噪的蝉鸣不再拉长动人的歌喉,给人们留下盛夏的浅浅回忆。酸甜苦辣的回忆定格在流火的七月。欢笑与泪水不总是挂在脸上,留在心底的拼搏奋斗精神才是一种支柱。青春是一首诗,青春是短暂的,青春的道路上拂面而来的风缓缓而过,沉淀下来的是雨水洗涤过的灵魂。伏案疾书的背影荡漾在教室、寝室,背诵单词朗朗的声音回荡在校园的林荫小道,一抹晨曦袭来,青青的草坪落下树枝斑驳的光影,活像青春的激情在闪烁。十余载坚持披星戴月的学生生活,最后,都以数字化奔赴而来,每一个数字,恰似一粒粒汗水滴落在高考的试卷上,滴落在父母希望的双眼里,也滴落在老师诲人不倦的育人里。

高考,人生面临的一次巨大的机会和转折。有的通过高考,实现了踌躇满志的人生目标;有的通过高考,实现了人生的最大价值。然而有很多高考失利的同学尽管十年寒窗苦读,却未能达到理想的状态,很失落悲伤。可我想告诉你们:高考不是独木桥,成功的人生从来就不是只有高考这条路,改变命运的机会也从来不只有这一次,一时的失利只是成功的经验,并不能决定你人生的失败与成功。

感伤可以,要适可而止。只有跳出伤感情绪,才能理清思绪;只有放下包袱,才能轻松出发。如果说,人生的高点是一座山峰,当我们爬到半山腰时,俯瞰脚下的大地,我们的脚比路长,当我们仰望山顶时,距离目的的路还很长。腰酸背痛、脚疼发软,难道我们就此仰卧而眠唉声叹气?我们应该放下沉重的背包,弯道曲行,虽然步履艰难,但当你站在山顶时,俯视山下,一片苍茫大地尽在眼底,你不得不惊叹“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失败可以,甘心不行。人的一生有很多次机会,整理好情绪,迎接人生中第二次高考,比如专升本,专升本就像是一块敲门砖,进入专科你照样可以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考研甚至考博;又比如进入社会后参加在职研究生考试,再比如参加工作后考取一些技能证等,只要肯登攀,人生的道路上都会有属于你的风景。

(作者系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学生)

人生如酒

远志当归(四川)

小时候很多次看到过爷爷喝酒后一系列狂热与怒吼的场面,就老是在想,这酒到底是什么味道?有一次,爷爷背着我的父母悄悄用筷子蘸了一滴酒放在我的舌头上,让我舔一舔,我才发觉酒味是辣的,很浓烈的辣。随着爷爷醉酒次数的增多,我就越来越厌恶酒,暗下决心,将来长大了绝对不喝酒。

学生时代听到了一句歌词,唱的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不太明白具体原因,也不知道抽刀断水和举杯消愁是什么样子,只知道喝酒消愁可能是行不通的。

记忆中第一次喝酒,没有来得及好好品尝酒的味道,就已经醉了。原来醉就是这种感觉——行走有些减缓,站立有些不稳,困得不行,眼睛睁不开,不知不觉就好像睡着了,又仿佛能听到旁边说话的声音。那一次喝酒,入口的那一刹那,酒是苦的,涩口的苦。

那是第一次为情所困,被两个室友约在一起,学着借酒消愁的样子,不知喝了多少,没有经验,也不知道酒量,只知道应该是没有走出小饭馆就睡着了,被室友半拖半扶回寝室继续睡了。后来知道其中的一位室友把我带回去之后他反而醉得一塌糊涂,吵闹不休,压抑了许多年的陈年旧情都一吐为快,众人劝说不住,闹完了已是深夜。我是第二天才醒来,所想之人却是更想了,愁也真的是更愁了。

快要年近半百的我,现在依然不知道酒的味道究竟是什么,但却理解了爷爷经常喝醉的原因。有时候有些事无处可说的时候,只能对酒诉说了。一个人喝酒的时候,酒始终是苦涩的,喝不了两口就无法喝下去。几个人一起喝时,虽然难喝,至少没有橙汁好喝,却能耐受。包括我在内,很大一部分人,很大一部分时间,喝酒的时候,喝的真不是酒的味道。

酒的味道其实一直是在变化着的。听人说,开心时喝酒,酒是甜的,伤心时喝酒,酒是苦的。那忧郁时喝酒,压抑时喝酒,酒该是什么味道呢?

喝酒多的时候,大概是五六年前。情绪变化大,有许多开心的场合需要举杯;有许多要逢迎的地方需要喝酒;更多是需要调理情绪的时候,渴望酒能带来慰藉。

记不清有多少个午夜零点后,与刘二哥相约在老家旁边一处红绿灯街口。有过酣畅淋漓,有过把酒言欢,有过不说话,一杯一杯地对酌,唯独没有相互揭露对方正遭受的不堪,一切全然在酒中,一切尽在不言中。心底里多少次有过对这位朋友的感恩,有那么几个瞬间,感觉到了书中所说的酒味是甜的,苦涩中带有的些许醇香,还有一丝丝点甜。

有时候,很想醉那么一两次。醉了可以暂时逃避今天的担当,醉了可以数月光下地上的影子都是成双成对的,醉了可以借机发泄不满的情绪,醉了还能怒吼两声,甚至大哭一场。然而,又听说,酒最好的味道应该是更上一个年龄段的人才能体会出来的,酒味是淡的,淡雅的淡,淡定的淡。不再火气冲天,更不再郁郁寡欢。我希望有一天能喝出这种味道。

人生如酒,酒味在变,有苦有甜,有笑有泪,浓淡参半。

听见花开的声音(外一章)

冯麦玲(宁夏)

飞鸟越过黄昏带着微笑,回忆如同昨天一样挂满彩霞。想要告诉春风,等待也是一种幸福的重生。

春风微笑拂面,心动一点点蔓延,整个城市一起同频共振,和花开一起入梦,温暖明天的遇见,那是最美的颜色。

屏蔽所有的信息,安静地守候在熟悉的渡口,等待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和星星一起聆听,把所有的牵挂化为深情期待,把一寸光阴拉长再拉长,记忆在岁月里穿梭在时光里研磨,回眸处已是花开。

四月,遇见丁香

遇见你时,东风携着烟雨,描绘着春天的故事:小草的欢歌在一场春雨里,展开绿衣和昨天别离,从衰败的母体里裂变,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选择重生。

遇见你——丁香,你正张开臂膀把勃勃生机铺满大地,一叠叠堆积一片片连接,绿茵蔓延山山水水,和岁月一起出发向未来,树木不再沉默,鼓起生命的全部意义,把花蕾挂满枝丫,豆蔻梢头露出笑脸,雪白、桃红合着柳绿,罩染着大地,十里花开一城锦绣。

清晨布谷鸟唱着美声,晨光拉长了金线,阳光在城市上空和云朵一起集结,织就美丽,此刻我在等待。摆渡人一曲相送,桃花落尽梦里,风的语言正在传诵,四月遇见了你,燃起绿色的希望。幸福的日子和你一起成守望!

你是挥之不去的现在和未来,在心底在彼岸把梦和你一起植入心海,守着四月和你相依。

国画 余有志作

余有志 1972 年 8 月生,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政协都江堰第十五届、十六届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高级研修班结业,第六届成都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第七届花鸟画艺委会副主任。现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开明画院副秘书长,成都市开明画院副院长,都江堰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省、市各届美术展览并获奖,连续获得六届都江堰市文学艺术奖,出版个人画集三部,作品多次发表于国家各级专业刊物,并被北京南苑机场、中国美术家协会培训中心等机构收藏。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96 期

锦里诗苑

岔路口(外一首)

晨 叶(四川)

岔路口像一棵树
伸出的枝桠编织了一张网

年少的时光和苍老的岁月
在搀扶着行走。一笼花叶芦竹像
一位盲人坐在旁边
给行人指路。白发不是谎言

我很想坐在老人的身旁
听他讲一滴露珠的来历,以及破碎的
缘由。据说风是罪魁祸首

石头和喜鹊
现在,就在路的一侧向我点头
我认为:它们两个都是
路标——指向不同的方向
一个硬,一个软
使我至今无法选择,哪个值得信赖

一个人的雨

总想有一个台阶抬高自己
断断续续的,也行
一张网罩住了我
只有我是一条没有漏网的鱼

雨的倾斜是一扇门,进出
不需要钥匙
反而,我倒像是一把开始生锈的锁
需要一种穿透,或擦拭

我把书当成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雨
泼向我的都是文字
我随手捡起的都是唐诗宋词

初恋(外一首)

蒋宜茂(重庆)

她伫立十字路口,
秋风吹乱长发。
街灯昏黄,
映着噙满泪珠的双眸。
几片落叶飘过头顶,
依然说出有缘无份。
纤细沉重的手
在头顶凝固。

他热泪奔涌,频频回首,
铸就着青涩的雕塑。
几十年后的遇见,
风霜凝结了混浊的眼神。
飘逸的长发
纠缠住片片雪花。
唇齿木讷,相视无言。
耳畔老歌聚响,
相见的确不如怀念。

担 心

不必担心
袅绕的雾罩住山梁。
太阳的慈悲
会拥抱它,
风的长袍
会把它裹成风的模样。

我担心暴雨后的沟渠,
泥沙逃往深处,
拥挤在溪流的窗口。
疏浚的人
摸不着窗棂,
溪水泛滥,
淹没了上善若水的本性。

忆荔枝(外一首)

贺梓洋(山东)

曾经被狠狠摔碎的心,
结成鱼鳞样的甲片,
不想去奔波,
静静躺在岭南的树梢,
用阳光和雨水抚慰忧伤,
却等来了一骑红尘。

星夜有感

夏夜宁谧无垠,
万千繁星粲粲,
似诉如水流年,
阖眸 仰面,
静享漫天旖旎画卷。